

埃及變政史略



古埃及王
色他森三
之石像圖

下卷

埃及變政史略卷下

英國 密理納著

吳江 任保羅申甫譯

第十一章 維新瑣記

統觀上文諸章、已將英人在埃及所成之維新諸大端、若陸軍制度、戶部財政、律法刑獄、河道水利等、備述無遺、此外尚有一切庶政、雖不必詳細臚陳、若紀藍皮政書者之所爲、但亦有數端、足以表明英人辦事宗旨之所在、散見於各部維新政策中者、亟當指出之也、

歷考英人所除埃及之惡習、計有四大端、一爲官場之貪黷、二爲虛拘之繁文、三爲富貴人不公之利益、四爲各項私家請託之弊、而其尤爲注意者、則在於整頓埃及之官常、舊有之官吏、不職者居其大半、皆設法廢黜之、而其留任之少數官吏、又皆立良法以引導之、使能自奮、以成守法奉公之賢員、且使各員皆能實心實力、以勤政爲報稱之圖、不但見諸公牘具文、更能使各員知升官

之捷徑、在於有爲有守、不在於趨附逢迎也、

以實事而論、埃及之賢能各員、未必盡無屈於下僚者、此不但埃及、卽天下萬國、亦皆有同情、凡純盜虛聲、及貌似有才之人、皆得濫廁仕途、或反僭居於賢能諸員之上、但自英人治理以來、官方之澄敝已多、埃及各部官缺、凡有英人管部者、其屬員、皆能不拘資格、推賢進能、惟期人地之相宜而已、

不但此也、當時更屢存成見、以任官、如有不附和英人者、或附和法人者、或拘守回教者、皆不得列入應升之單內、迨後、埃及政府亦屢次廢除成見、而不從衆議、英人之受任於埃王者、莫不竭誠盡忠、乃貽局外諸英人之譏笑、謂此等在埃之英員、如再能竭力效法英國之政策、方不負爲英員也、由余觀之、在埃各英員、並不爲斯言所惑、由其宗旨所在、初非欲使埃及各部之事宜、盡變爲英國之政策、惟欲取英國官場、奉公守法、秉正不阿之氣節、輸入於埃及各部員之腦中而已、

試再綜論其大概、英人在埃及所著之政策、與其所分給於埃及各部之勢力、皆不過本其文明教化而出、非有新奇之行爲也、但須稍有閱歷、能明於東方人之習俗、卽能用其文明政治中之常法真理、以求大效於埃及、古詩家嘗言、從地獄至平地之遠、猶平地至天堂、其語意與齊變至魯、魯變至道相似、以余觀於今之埃及、從地獄至平地之路、數年來、實已盡歷、緣英人在埃所著之功績、實能使埃人出於地獄也、

此可表明英國勢力所及之地、無一不受其益、埃及各部各局、凡爲英人所總理者、或用英人爲顧問者、無一處不改觀、雖各事長進之程途、未能一律、有較前大長進者、亦有較前不甚長進者、但綜其大概、則無有不長進也、

或謂埃及新政之中、實有數端不能得力、未免爲英人所失望、然皆有其特別之故、實爲英人之不幸也、或由於埃及之閹弱、所定通行之律法、未經先請歐洲各國之允准、以致推行多阻、更有二大原因、一由於英人初時不肯干預埃

及之內政、凡不甚暴虐之惡習、皆曲意寬容之、一由於籌款之無術、除最關緊要之事、如水利工程外、皆置爲緩圖也、

此等阻礙之端、一爲注意不定、一爲財源未裕、自英人初時不欲干預埃及內政之後、坐此二端、失勢者數年、最關繫者、爲埃及審案事宜、其餘各項內政、亦皆受其累、蓋有數端內政、初掌於英人之手、皆於當時、自讓其權、退居局外、推原其始、緣英人辦事多阻、幾於四面受敵、經費又支絀堪虞、於是英人始自悔其前日之失計、遂欲自限其權、但取埃及部務之緊要者一二端、使歸英人之掌握而整頓之、而以其餘諸部、任埃及人之自主、厥後又漸知此等辦法、未能奏效、亟思變計、乃復操其管理內政之權、卽爲現辦之章程也、自變計以來、埃及大有長進、不但各部政策、皆多實效、卽戶部財政情形、亦較前大爲充裕矣、一千八百八十三年之秋、英廷特派羅哀德赴埃及整頓其內政、下車伊始、卽查明最大之弊端二、皆於民生疾苦、極有關係者、一爲監獄之中、污穢不治、恆

有未定罪名之犯人、痲死囹圄者、一爲各鎮各鄉衛生之事宜、從未講求、每年瘟疫盛行、死亡無算、遂添設二局以整頓之、一曰管理監獄局、一曰管理衛生局、皆隸於埃及內部、各設一總辦之英員以監督之、

管理監獄局初設之時、未受埃及人之阻拒、不過經費支絀而已、此實爲埃及各局之通病也、但經費雖云不敷、辦理實有大效、所謂從地獄中救出、使立於平地者、全賴此一端之功耳、初任之總辦、爲英國都司屈默賽德、第一年、八一三八卽查明埃及監獄之情形、開具報單、詳述其歷辦之惡習、大都暴虐不仁、不堪入文明教化國人之目、欲求整頓之法、非大變其舊不可、

以現在各省監獄論之、雖按諸當日之條陳、尙多缺憾、然而地方清潔、空氣充足、一切辦事皆有章程、與昔時之人間地獄情形、大相反矣、因英人在埃及新建之監獄、皆仿歐洲最精監獄之式、以致埃及人議其過優、恆謂此等監獄、享福無比、與其安分守貧、不若犯罪繫獄、又何怪犯法貧人之日見其多乎、然而

說也、余未敢信爲確論、不但在埃及、無論何國、恐未必有樂於犯法之人也、

至論羅哀德所創設之管理衛生局、則其結果、與管理監獄局不同、羅哀德之辦事失利、及英人之退讓政權、以期專力於一二大端之宗旨、實爲阻礙埃及新政之一大原因也、一千八百八十五年之初、羅哀德特委精明強幹之英員山特偉氏、以爲衛生局總辦、惜因求治太急、於所屬各員之失職者、破除情面、一概革黜之、以致爲仇家暗計所傷、不安於位、辭職而去、繼其任者、雖仍爲一英員、而英人之權利、則盡失之矣、直至今時、英人在埃及所辦各局、仍以衛生一局爲最不满意也、

推原其故、不當歸咎於辦事之失人、但當歸咎於辦法之不足、埃及本無衛生之政策、卽有關係民生之事端、亦皆官爲經理、民不顧問、惟開羅京城、及亞歷山德、大埠二處、有歐人所設之醫院、及懸牌應世之歐洲名醫而已、其餘各處、皆無醫病之院、發藥之房、行醫之人、以及服事病人之婦女、且除官定則例之

外、別無衛生之章程、官定供給之外、別無恤民之施濟、又况國家所定之經費、萬分不足、統計埃及民數不下六百萬人、而其每年所供衛生之一切需用、但有埃及金九萬鎊、安能有濟乎、

然而英員歲用九萬鎊之經費、亦能展其才猷、自山特偉去任之後、又歷六年、頗著功效、各大城向有官設之施醫院、英人皆一律整頓之、而於埃及衛生之事、辦理尤爲得力、全賴英員密理登一人之心力也、

若論衛生之政策、自不當以醫院一端括之、但埃及之現行事宜、實惟此一端、尙足掛人齒頰耳、遍國之中、所派稽察衛生事務之員、不爲不多、每一禮拜之中、必有各省摩提爾所刊之官報、詳載本省衛生之近事、若何完備、盡人可以讀之、然此不過官場之紙上空談、亦其積習使然、查其辦事之實在情形、不過設立施醫院、及延聘醫生而已、迄於今、遍查埃及境內衛生事宜、仍遠不能及他國也、

埃人之習俗、其有妨於養身之道者、不專在於身體不潔、而在於他端、因埃人之中、頗多好浴之人、其貽害之最大者、在於街道不潔、除各大城之外、各鎮各鄉之街道、類多污穢狼藉、人皆掩鼻而過、且居民所飲之水、皆從小河中汲取、實爲致病之大源、又於人煙湊集之區、恆有蓄水之池塘、此等積水、飲之必病、卽相戒不飲、而池中所發潮濕之氣、亦可成爲瘴癘之氣、卽在各大城之中、設有打掃街道之人夫、及載運垃圾之車輛、似可無虞堆積、然而但見街面之清潔、未見溼氣之能除、由其地下、皆未開濬陰溝也、

雖然、埃及衛生局之辦事、固若甚難、而其功效、則已昭著、凡久居埃及之人、皆能和死亡疾病之數、實已較前大減、卽以一種目疾而論、今雖未見全除、較之往時、則所減甚多、豈不當歸美於英人乎、

或謂埃及妨礙衛生之惡俗、今時較古時爲少、則辦理埃及衛生之局務、豈不當較昔日爲易於從事乎、其實不然、今日所亟當趕辦之衛生事宜、頭緒甚多、

非得精明熟辦之員，不能措手，更非殫數年之心力，未易奏效也。

近時之衛生局總辦，爲埃員羅權，實可不愧爲精明熟悉之員。彼曾爲埃及陸軍醫官數年，多著功績，自調任衛生局以來，勵精圖治，鉅細躬親，上之所好，下必甚焉。一時各省衛生局屬官，聞風興起，氣象爲之一新。又能激勵本局巡察衛生各員，竭力從公，整飭諸務，曾不幾時，成效大著，卒能激動埃及政府，籌撥存款，俾竟其功。他年該局之前進，豈有限量哉。

又有一端最要之工程，亦爲衛生局所辦之成效，卽埃及開羅京城創築陰溝是也。此工程甚鉅，原估之經費極少，需用金五十萬鎊。埃京上下人等，久知此工之關繫衛生，實非淺鮮，所以年復一年，未經開辦。由其無開款可籌耳。且不但財政支絀之難，更因籌款興工之時，必當向各國商允而後行。各國之中，他國尙易相商，惟法人則常存阻撓之意，故延緩迄今也。

直至壬午

指著書時言

始由法人允准，特設一萬國公議之會，選派委員，共商埃及

善後事宜、以平各國之爭端、此會共有三員、一爲英員、一爲法員、一爲德員、於上年冬間、開會聚議、至閉會時、始將開築埃及陰溝工程、議定章程舉行、大約於二三年之後、可望全工告竣、埃及地面、凡爲歐人所居之處、皆有陰溝、可以洩水、實於衛生之道、大有裨益、且京城既築陰溝、各城亦必能逐漸仿照舉行、將來或能推行於全境、未可知、有如亞歷山德大城之民政局、久經講求築造陰溝之法、踵而行之、夫豈難哉、埃及衛生之政策、直至此時、始能通行於國中、因埃及人之心、甫能念及衛生之事、爲人生所不容忽者也、

當英人初頒衛生章程時、屢遇煩難之端、此亦事理之常、埃及人素未講養身之道、且多不知謹慎之人、加以埃及人素奉回教、其在回教堂中所行之事、恆犯衛生之章程、今而後、欲使回堂之中、不爲納污之所、以免傳染之病、更欲使屋中之穢水、不至流入河中、以免人民汲飲其毒、實爲至難之事、凡英人所爲之事、無論如何、苟與回教堂中、有干礙之情節、卽易啓其爭端、而一切衛生之新政、

亦遂阻止而不行。所幸者，埃及本地人中，尚不乏明理之人，西法初行之時，拒者固多，迎者亦不少，此不獨埃及有然，東方諸國莫不相同，苟見新法之有效，恆願接受而遵行之，好潔惡穢，樂生畏死，人之常情，無俟他人之相勸也。

所以當日埃及讀書明理之人，見英人之實行衛生諸政，頗以爲然，咸樂從之，以爲國人之表率，卽在守道之回教人中，亦向以回堂之多穢爲非，常欲設法整頓之。每值講道之時，宣明回教之宗旨，本以清潔爲重，今日回堂中污穢不治之光景，乃悖道人之所爲，此爲回教維新之消息，可望將來有虔心之人，力除其近時之惡習，得復其清真之教規，庶有多乎。

不但此也，卽埃及學校中人，亦於衛生諸政，有抗拒之情形，照回教道德學問，二者相通，學堂中之生徒，亦皆高自位置，誇張其學問之精深，相傳回教初興之數百年間，傳流甚廣，學問與道德相爲表裏，稱一時之盛，中古黑暗之世代，回教之學問，成爲智學之明燈，此亞喇伯博學人所由揚名於歷史也。

埃及開羅京城中有最著名之回教堂名愛拉薩堂其制度與大學院相似當歐洲未設大學院之前咸以此堂爲東方文學總匯之區歷數百年未衰卽在今日回教諸國人中猶奉此堂如泰山北斗恆以得入其門爲快然而真學與僞學不能並立自西方之新學遙傳一切眞智慧眞學問漸能輸入於東方人之心而此堂所傳之學術遂日以就衰譬諸病夫雖尙未死而已入沈睡不醒之境矣

如古時亞喇伯人之學問實與歐人中古之情形相等歐人之學問所以不與之俱衰者實由古之希臘人就學於東方輸入其文明以復興古學否則歐人之文明恐未必能臻今日之盛矣今愛拉薩堂之見重於世不過以其獨長之一端卽其所授之亞喇伯文字也文字之外亦但有二種學問一爲陳腐之天道學一爲更陳腐之律法學皆根原於其古蘭經書及歷代亞喇伯古傳之註解實皆爲學術衰敗之種子也

然而今時之愛拉薩堂、雖已成爲定質、永遠不長、但其勢力、足以阻滯道學智學之長進者、殊不小也、埃及之博學一流人、稱爲胡理麥人、譯三字皆從愛拉薩堂出身、此等人、即可成爲埃及祭司及各書院之教師、其主持風教之勢力、豈不大哉、以回回教法、神與人之間、並無交際、例不設執掌教務之祭司、惟於堂中、設立教師而已、此等教師、雖無特派簡命之名分、施行聖禮之事權、但其教習之勢力、足以懾服人心、竟與古來祭司之權力無異、又豈非甚奇之事乎、胡理麥人、既不需有設立之名分、以擴其傳道之勢力、故其所享之榮名高位、亦不由於考試、且無等級之殊、彼爲回教人中之教師、彼爲回教人中之博士、皆可由同道同學、公舉而得之、此等公舉之法、並無不合、但能於教道學問二端、果有一端、足以鑒衆人之心者、何不可之有哉、所惜者、大衆之公見、非鄰於窄狹、卽近於顛倒、遂致所舉之教師、不過爲愚魯人民之教習而已、或爲熱心守舊之人、及沈溺於古法古傳之人而已、

此等教育之功、以愛拉薩堂爲其根本、以各國回教學堂爲其枝葉、遍埃及境內、回教堂所設之學堂、不下數千所、埃及回教之助款甚多、大概皆爲供給回堂、及附設各學堂之需、是其保教興學之心、不爲不切、惜其各學堂所施之教育、皆不能脫愛拉薩堂之範圍、卽不能不受其停滯不長之病、由其所用之教習、或直接、或間接、皆爲愛拉薩堂所造就也、

學堂中肄業之小孩、於讀書寫字之普通學、不甚認真、專讀古蘭經書、反覆背誦、講解古蘭經之教師、於訓蒙最初之藝業、亦非所知、其日責學生之功課、不過使讀經書數行、緊記在心而已、此等教育、不但失訓蒙之實、且亦未備入門之途、除認識亞喇伯字母之外、無他益矣、偶游回教學堂、惟見小學生之分班坐地、展卷朗誦、搖擺其身、衆口一聲、終日不輟、但使習其虛文、不使明其精意、何益之有哉、

設以教育之通理繩之、學問之益、所以使人去暗就明、涵養其心靈、有活潑長

進之機、彼回教師之教法、豈非大相反乎、回堂中造就之人才、不但不能成爲活潑、反愈添其堅硬、不但不能日就光明、反愈增其黑暗、學術之永不長進、非其當結之果乎、故論學問之等級者、恆謂埃及本地人之所造、實已臻其極頂、而無以復加矣、因回教所結之果、不過黑暗堅硬、停滯不長、本未有較高之程度也、

以故居今之世、論今之學、凡查考埃及之公學情形者、無一人以回教學堂爲有益、卽彼所最重之愛拉薩堂、亦不足掛人齒頰矣、今日埃及人之求學問智慧者、皆不於回教學堂中求之、或肄業於歐人所設之學堂、或肄業於國家所設之學堂、其教習、或爲歐人、或爲歐洲書院中卒業之埃及人、實皆於歐洲教育之新法、確有根原者也、

埃及中興令主麻哈黜德阿釐、少時雖未嘗學問、至不能自簽其名、迨國事大定、卽振興學校、仿效西國教育、設立公學、以培植國中之幼童、嘗自言其本國、

實無真實學問、如其有之、必從歐洲得來者也、阿釐及其後王、汲汲取西方之學術、嘉惠埃人、其改革維新之功效甚奇、西學雖爲國人所接受、其實皆爲國人所未知也、初時皆聘歐人以充教習、而以法人爲尤多、繼又遣派幼童、游學於歐洲、法京當其始派游學、特於法京設立埃及留學舍一所、使學生聚居於其中、派監督管理之、蓋恐埃及少年游學生、德性未定、一與歐人雜居、易啓離經畔道之階、特隔別其居處、以免沾染歐洲之惡習、更以保護回教之舊規、厥後亦改變其宗旨、續派游學生、使分列於各學堂、得與歐人雜居、以收敬業樂羣之效、統計埃及出洋游學生額數、共有六百名之多、皆由官爲供給、相沿至今、

同時在埃及本境、亦多設西學堂、以造就新學、惟作輟不常、始而創設、繼而禁止、終乃復興之、又因民人無嚮學之志、特立嚴例、責令父兄、盡遣子弟、入公學讀書、並給膏火、以資鼓勵、與歐洲兵役之例相同、